

# 论敖鲁古雅鄂温克语 名词格形态结构

翁建敏

**【提要】**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文化和文明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鄂温克人使用的母语，是一个独特而弥足珍贵的文化载体，也是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语言。现在，实际使用者，只有十多位老人和个别中年人。该语言的名词类词，有着错综复杂的形态变化现象。其中，包括数、格、领属、级等形态变化内容。该文中，以名词和代词为例，论述了格形态变化结构体系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和语法功能。

**【关键词】**敖鲁古雅鄂温克语 名词 格形态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3-0108-06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世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传承文化和文明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没有人们交流的语言，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和文明，人类也无从谈起传承文化与文明。所以说，人们往往从某一民族语言中，去挖掘和阐释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深层的内涵，也可以解释不同文化和文明所具有的不同结构、不同形式、不同历史、不同发展和走向。这也是我们苦心研究语言的目的之一，也是语言研究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做出的贡献。由此，我们通过某一民族语言的研究，还可以深层地解释某一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以及与该民族文化和文明密切相关的民族特性、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历史沿革等等许多学术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民族语言研究，深层次地探讨不同民族或族群间不同的思维规则与语言表达形式等。众所周知，不同的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语音系统、词汇体系、语法结构。所有这些，和不同民族的不同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条件，以及不同的思维和表达形式等均有其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扎实的实地调查，在掌握丰厚而可靠的第

一手语言资料的基础上，去做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在语言研究中，语法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领域。而且，对于那些有形态变化的民族语言来讲，语法研究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特别是，对于严重濒危而语法形态变化现象变得模糊不清，使人难以清楚而系统地把握其语法形态变化规律的语言来讲，这种工作更加显示出它的艰辛和难度。例如，该文中所涉及的，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在此方面确实显示出了极大的难点。这里提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就是指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地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鄂温克人的母语。敖鲁古雅鄂温克语是一个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语言，现在只有个别老人会说该语言。根据笔者于2010年7月间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调研时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现在只有十几位岁数大的老人会说这一濒危鄂温克语方言，除此之外的人只能说几句简单的会话内容，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会说，也听不懂。调查资料还显示，被称其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人只有243名。他们的语言，在强势语言的包围之下，使用空间变得越来越少。就是在极少数人使用的母语里，也借入了数量可观的汉语名词术语，以及来自蒙古语、达斡尔语和

俄语等的借词。<sup>①</sup>这种外来语的影响，不只是关系到已处于极度弱勢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词汇方面，同时也关系到他们语言的语音系统的变化，出现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结构的快速退化现象。

笔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对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语语音系统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初步整理出15个元音音位、18个辅音音位，以及由于外来语言的语音影响而出现的复元音实例和复辅音现象等。<sup>②</sup>同时也发现了，以温寒带山林地区的动植物及自然现象与景观的名词术语为核心的极其丰富又独特的词汇结构系统。尤其令人感到兴奋的是，该濒危语言中还被保存着的极其虚弱又复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规律，对此本人做了较为系统而全面地调查、整理、分析、研究。作为本人的调研对象，山林的牧养点上饲养驯鹿的敖鲁古雅鄂温克妇女冬霞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母语口语资料。正是因为她的语言天赋及诚心合作，我才得以拿到如此清楚而又可靠的、系统的，有关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方面的语法资料，使自己能够按计划展开格形态变化现象的研究工作。

所谓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名词类词，主要是指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以及有关副词。依据本人的调研资料，这些名词类词均有其复杂而又系统的数、格、领属、级等形态变化现象。而且，这些形态变化语法现象，几乎都用特定语法词缀来表现。该文中，专门讨论的格形态变化现象是，在名词类词的语法结构里属于相当复杂而重要的范畴，也是名词类词在句中跟其它词在语义上、语法上产生不同关系的重要手段，从而决定着名词类词在句子中拥有的不同语法关系及意义。可以说，名词类词在句中主要是靠格形态变化的特定形式和手段，充当不同角色、发挥不同功能、表示不同语法关系和内涵。根据研究，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系统中，主要包括主格、领格、宾格、造格、<sup>③</sup>位格、从格、方向格、与格、比较格、有格、所有格、不定位格十二种语法变化现象。以下，以名词类词中的富有代表性的名词、代词为例，逐一举例分析该语言的格形态变化现象的基本结构特征，以及在句中发挥的不同语法作用和功能。

## 一、主格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格形态变化结构体系中，名词以词根或词干形式表示主格这一语法概念。也就是说，以零形式的形态变化语法现象，表示主格的语法概念。因此，有的专家认为<sup>④</sup>没有接缀任何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名词均属于主格形式，它所表现出的就是主格形态

变化的语法意义。另外，该语言的主格形态变化语法现象主要表示，句中核心动词所表现出的动作或行为的主体，或者是动作或行为所叙述的对象。例如，

bi<sup>④</sup> ur̄ndu hurume.  
我 山 去  
“我去山上。”

mini ami beradu behen.  
我的 父亲 河边 在  
“我的父亲在河边。”

以上，第一例句里出现的代词bi“我”，以及第二例句内使用的名词ami“父亲”都属于句子的主语。而且，它们均用零形态变化现象用于句内。也就是说，在两个名词类词的词根或词干后面没有接缀任何语法词缀，它们是用原体结构形式使用于句子之中。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中，除了刚刚在上面提到的主格之外，其他十一种格形态现象均用约定俗成的特定词缀来表示。

## 二、领格

作为领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形式/ói/和/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人或事物间存在的领属关系。我们将语法词缀/ói/与/i/在句中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可以同汉语的“的”字相提并论。例如，

mi-óí ñni beradu behen.  
我的 母亲 河边 在  
“我母亲在河边。”

tari-óí morin-í ñm̄nḡñn Ruudu behen.  
他的 马 的 鞍子 屋 在  
“他的马鞍子在屋里。”

根据调研资料，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中，/i/主要接缀于由鼻辅音/n/、/ó/、/m/结尾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óí/接缀于由鼻辅音/n/、/ó/、/m/之外的辅音结尾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过，有元音结尾的名词

① 朝克：《鄂温克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②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音调研资料”，2010年7月，第5页。

③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口语的造格，也称为工具格。

④ 转写符号下划有横线，或者出现于短横线“-”后面的转写符号下划有双横线“=”，均属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或属于零形式的主格形态变化词。

词根或词干后面,也要使用/ói/这一领格形态变化现象的标志性语法词缀。领格形态变化现象的/óí/或/i/,能够接缀于由任何原因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约束和影响。另外,就像在上述第二例句中所看到的那样,为表示不同人或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意义的领属关系,往往在同一个句子里反复使用领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

### 三、宾格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格形态变化现象中,作为表示宾格语法概念的语法词缀相对复杂一些。可以说,它是由/wa/与/wā/、/ba/和/bā/两套语法词缀组合而成。这些语法词缀在使用上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它们要严格按照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的语音结合要求,以及严格遵循元音和谐的规律来使用。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在句中表现出的语法功能和意义,可以用汉语的“把”来替代。例如,

ʔi morin-ba taridu buukā.  
你 马 把 他 给  
“请你把马给他。”

bi muu-wā ommi.  
我 水 把 喝  
“我把水喝。”

从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的使用特征和规律的角度去分析,由双唇不送气清塞辅音/b/开头的语法词缀/ba/和/bā/,基本上使用于以鼻辅音/n/、/ó/、/m/结尾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由双唇擦辅音/w/为首的语法词缀/wa/与/wā/,则接缀于以鼻辅音之外的辅音或元音结尾的名词词根及词干后面;由阳性元音/a/构成的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a/和/wa/,往往出现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由阴性元音/ā/构成的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wā/与/bā/,一般都使用由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依据阿尔泰语系语言音变规律,宾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ba/和/bā/、/wa/与/wā/的出现,主要跟词缀首位辅音出现语音交替现象有关。

### 四、造格

这里提到的造格也叫工具格,它在该语言中用/Ri/这一形态变化现象表示其语法概念。/R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时,表示某人或某事物对于其他人或事物

的利用或使用关系。在语句中,汉语经常被译成“用”、“让”、“使用”等。例如,

bi morin-Ri hurume.  
我 马 用 去  
“我骑马去。”

mini aki moo-Ri morinbā duktārān.  
我的 哥哥 棍子 用 马 打  
“我哥哥用棍子打马。”

由于造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语音结构形式比较简单,而且只用一个语法词缀来表示。所以,在使用上没有太多的讲究,完全可以接缀于由不同辅音或元音结尾的名词词根及词干后面,从而表现出造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语法意义。

### 五、位格

位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为/du/。语法词缀/d u/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发生的地点或场所,以及某人或某物所处的位置等。在语句中,将语法词缀/du/所表现出的意义,常常用汉语的“在”或“里”来替代。例如,

mini morin urā-du behen.  
我的 马 山里 在  
“我的马在山上。”

koto nākun-du behen.  
刀 弟弟 在 在  
“刀在弟弟那儿。”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的位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语音结构也同样较简单,只用/du/这一语法词缀来表示,并可以使用于任何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笔者所掌握的语法资料表明,该语言中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有着相当高的使用率。

### 六、从格

从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为/diki/、/duki/。语法词缀/diki/、/duk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表示动作行为的起始地点、场所、时间等,相当于汉语的“从”。他们说,从格的这两个形态变化语法词缀,虽然在语音结构上存在元音/u/和/i/的区别性特征,但

在具体语句中所表现出的语法概念基本一致。例如，

bi Ruu-duki ñm̄Uu.  
我 家 从 来的  
“我从家里来的。”

tariŋi inni-diki tigd̄ñn.  
他的 舌头 从 掉下来  
“从他的舌头上掉下来了。”

以上例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ki/与/duki/在使用方面存在的异同。也就是说，/diki/似乎用于由展唇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而/duki/好像要接缀于由圆唇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还得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因为，按照语音和谐规律，在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中，元音/*i*/和/*u*/均属于中性元音，它们都可以使用于由不同元音构成的名词后面。另外，在实地调研时，发音合作人告诉说，使用/diki/的句子使人感到亲切，而且老人们用得比较多。与此相比，语法词缀/duki/所表现出的是一个一般化的语义概念，没有情感色彩。

## 七、方向格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的格形态变化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就是方向格的形态变化现象。所谓复杂，就是指它们的语音结构形式，以及表现手段的复杂性。根据调研资料，要用/tuka/与/tuk̄n̄/、/tikaki/和/tik̄ñki/两套语法词缀，来表示方向格的语法概念。在该语言的语句里，语法词缀/tuka/与/tuk̄n̄/、/tikaki/和/tik̄ñk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向、趋向等，相当于汉语的“向”“朝”“往”。例如，

tari bera-tuka hurur̄ñn.  
他 河 向 走去  
“他向河边走去。”

ami morin-tikaki ñmr̄ñn.  
父亲 马 向 来  
“父亲向马骑过来。”

bi ur̄ñ-tik̄ñki hurume.  
我 山 向 走去  
“我向山走去。”

可以看得出来，方向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tuka/与/tuk̄n̄/、/tikaki/和/tik̄ñki/中，由阳性元音/*a*/为核心构成的/tuka/与/tikaki/，一般都出现于由阳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由阴性元音/*ñ*/为核心构成的/tuk̄n̄/和/tik̄ñki/基本上使用由阴性元音为主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另外，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语法词缀/tuka/与/tuk̄n̄/在语句里，表现出的是一般概念上的方向格的语法意义；语法词缀/tikaki/和/tik̄ñki/则表示的是，带有强调、肯定语气的方向格的语法意义。他们还说，现在的人使用/tuka/与/tuk̄n̄/少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语法词缀/tikaki/和/tik̄ñki/表示方向格的语法意义。

## 八、与格

与格也称给与格，因为它所表现出的就是给与的语法概念。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敖鲁古雅鄂温克语中，用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相同的语音结构形式/du/来表示与格的语法意义。也就是说，在该语言里，语法词缀/du/能够表示位格的语法意义，也可以表示与格的语法概念。在句子里，分辨所表示的语法含义时，主要根据说话人的语义结构来确定。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要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受事者，或指出动作行为的对象，相当于汉语的“给”、“与”等。例如，

bi ñni-du buume.  
我 母亲 与 给  
“我给母亲。”

n̄ñkun morinba ami-du buuññ.  
弟弟 马 父亲 与 给  
“弟弟把马给了父亲。”

毫无疑问，与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u/，也和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一样，可以使用于任何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不受元音和谐规律的限制或影响。<sup>①</sup>

## 九、比格

比格也就是比较格，其形态变化现象与从格的语法词缀完全相同，也用/diki/、/duki/来表示。然而，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ki/、/duk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人或事物间产生比较的语法关系。其表现出

①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语法调研资料”，2010年7月，第3页。

的语法概念，完全可以用汉语的“比”来替代。例如，

bi n̄nkun-duki gogda.  
我 弟弟 比 高  
“我比弟弟高。”

ñri niiki tari niiki-duki aja.  
那 鸭子 这 鸭子 比 好  
“那只鸭子比这只鸭子好。”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比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diki/、/duki/在使用上，也和从格语法词缀一样，/diki/使用于由展唇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duki/接缀于由圆唇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在具体的句子中，辨别语法词缀/diki/与/duki/具体表示的语法概念时，主要根据整个句子的意义结构来定。

## 十、有格

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的有格形态变化的表现手段只有/Ui/。该语法词缀/Ui/接缀于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人或某事物的存在，所示语法概念相当于汉语的“有”。例如，

aja morin-li n̄nkun ñmUñ.  
好 马 有 弟弟 来了  
“有好马的弟弟来了。”

ñni-li bñjñ ñõñni aja.  
母亲 有 人 最 幸福  
“有妈妈的人最幸福。”

依据笔者掌握的名词类词的格形态变化语法资料，该语言中的有格形态变化现象的使用率比较低，只有老人的会话资料里能够找到这一语法形态变化现象。然而，在年轻人的口语中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

## 十一、所有格

所有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也只有/teen/一个。语法词缀/teen/由于是以中性长元音/ee/为主构成，所以在使用上不受制于元音和谐规律，可以使用各种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从名词形态论的角度表示某一动作行为的所有性质的隶属关系。该语法意义，我们完全用汉语的“都”或“所有”“全”等表述。例如，

aki n̄nkun-teen huruUñ.  
哥 弟弟 都 去了  
“哥哥弟弟都去了。”

morin ñmñgñl-teen minidu buurñn.  
马 马鞍子 都 我 给了  
“马和马鞍子都给我了。”

在具体调研时，也发现有人将语法词缀/teen/的长元音/ee/发音成短元音/e/，也就是把/teen/发音为/ten/。不过，在老人们的发音中，或者说较流利地说母语的口语里，均发音为/teen/。

## 十二、不定位格

不定位格形态变化现象的表现手段也只有/li/。语法词缀/li/同样是由中性元音/i/为中心构成，所以同样接缀于以任何元音构成的名词词根或词干后面，主要表示某人或某事物所处的不太准确、不太清楚、未定位性质的场所、位置，甚至可以表示某人或某事物的大概活动范围等。/li/的语法含义，可以用汉语的“好像在某位置”、“似乎在某地方”等来表述。例如，

morin urñ-li behen.  
马 山 那一带 在  
“马在山那一带。”

ñni bera-li hururñn.  
母亲 河 那一带 去  
“母亲去了河那一带。”

在调研中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有人将不定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i/也发音成/li:l/。不过，熟悉母语的人讲，这种发音是不对的，事实上所谓语法词缀/li:l/是由位格形态变化语法词缀/li/与其后面使用的语气词lñ“呀”或“啊”合为一体的产物。由此，认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语法词缀。而且，说把语法词缀/li/发音成/li:l/的事例比较少见。

总而言之，本论文中主要论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名词的格形态变化现象及其系统。使用该方言的鄂温克人生活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sup>①</sup>所辖的根河市最北端。鄂温克民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01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有

① 呼伦贝尔市过去叫做呼伦贝尔盟，2001年底被撤盟建市。

30500人，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差异，鄂温克族分布在我国东北的不同地区，从事着不同的生产活动。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根河市唯一的民族乡，“敖鲁古雅”也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现有人口1548人，其中鄂温克族猎民243人，其余都是汉、蒙、达斡尔、满等民族人口。全乡面积1767.2平方公里。

饲养驯鹿的鄂温克族使用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鄂温克语的敖鲁古雅方言，他们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作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存在于传承人的口头和记忆里。然而，伴随语言传承人的不断减少，该语言及其文化的濒危现象变得非常严重，他们语言中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我国温带地区山林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方面词汇不断消失，复

杂多变的语法形态变化现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少。就以该文中论述的格形态变化现象为例，在这里谈到的主格、领格、宾格、造格、位格、从格、方向格、与格、比格、有格、所有格、不定位格中，像有格、所有格等的使用率已变得相当低，甚至有人的口语中已经不使用了。为此，笔者认为，对于这一严重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显得刻不容缓。保护敖鲁古雅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使用的语言，对于传承该族群独特的以驯鹿为纽带的特殊文明，弘扬其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均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马光  
责任编辑：马光

## On Inflection of the Case of Nouns in Aoluguya Ewenki Language

Weng Jianmin

**Abstract:**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an integral part of culture, and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means for inheritance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Ewenkis who live in the Aoluguya Ewenki Ethnic Town of Genhe City in the Hulunbeier area of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not only a particularly unique carrier of the culture, but also a language in seriously endangered status. The language is now only used by more than ten old people and a few middle-aged ones. The nouns in the language have complicated inflection in the categories such as number, case, genitive, degree, and etc.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form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the system of the inflection of case by giving examples of typical nouns and pronouns.

**Key words:** Aoluguya Ewenki language; nouns; inflection of case

### 观点选萃

## 网络技术对当代民主设计的影响

徐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徐骏博士在《技术政治化趋向下的民主技术功能研究》一文中指出：

网络技术的民主特质倾向于提升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对于有利于社会民主化的技术，我们应当创制与之相配套的民主技术，将其功效发挥至最大。在民主过程中尽可能地采用现代技术，并将其整合为民主的内生要素，实现民主技术精细化，无限接近民主的本源。网络技术对当代的民主设计影响尤巨，网络的普及使间接民主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网络的即时性、互动性、匿名性以及海量存储、快速检索等特点，可使民主设计更具技术性；网络竞选降低了选举费用，增强了互动性与即时性；网络投票不但降低表决费用，更有利于提高投票率；网络民调与网络统计大幅度提升了决策依据的精度，计算机的数据快速处理功能更是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性，最大程度抑制舞弊的可能性；立法草案的网络公布和讨论，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听取各方利益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立法的充分民主；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使公民的知情权能以最低成本快速实现；电子政务的法律保障，使行政主体降低了行政成本、相对人降低了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电子政务从空间上隔离了行政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并通过系统控制大大降低了行政权力的主观性与随意性，有效防范行政权力滥用，压缩腐败空间；网络参政与问政有效克服了官僚体制带来的民主僵化；司法审判的网络直播以及司法文书的网络公开，可推动司法民主进程，有效防范司法腐败……民主技术手段的丰富化，缓解了民主的张力，拉近了民主现实与民主理想的距离，强化了技术的民主化趋向。

(周勤勤 摘编)